





倣立文集卷之五

史論

宋

帝深以澶淵城下之盟為辱王欽若進曰惟封禪泰山可  
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  
之事然後可爾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  
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棄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  
召旦歡飲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  
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

王旦宋之賢相也其居位最久受知最深非寇畢諸將相所及然  
天書之事既不能諫又從而附會之則可謂不忠之甚者也真宗  
仁厚之君群臣未聞以諫得罪者而况於旦乎使旦諫而見許不



過以使相均逸外藩爾况未必忤乎觀欽若之進邪說也帝曰王  
旦得無不可是帝猶有憚於旦也而且竟無一語沮之顧龜勉從  
之則是逢君之惡非徒長君之惡而已其罪豈在欽若下哉當欽  
若乘間有言且正色語之曰王者德合於天而天瑞應若以人力  
為之是誣天也四夷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偽欺若以偽為之瑞亦  
示之是欺人也誣天欺人匹夫所耻且不敢聞命如此則欽若必  
將羞沮而退矣美珠之賜且當封而上之曰臣昨侍宴荷陛下過  
寵賜以尊酒命與妻孥共之臣歸而發封則皆美珠蓋帑人之誤  
也臣不敢貪天之貺謹歸之天府惟陛下裁察如此則真宗知且  
不可以利動而事必中止矣今也欽若之請既從之美珠之賜又  
受之至於封岱祀汾皆兼大禮使乃始愧悔而追思李文靖之先  
見嗟何及矣論者以且比馮道豈過貶哉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  
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古之聖王設諫鼓立謗木惟恐一德之未脩一政之或闕也帝舜  
之世以言其治則庶政惟和矣以言其民則四方風動矣以言其  
瑞應則鳳凰來儀矣然帝之命禹曰予違汝弼曰汝亦昌言曷嘗  
以治化已隆而忘求諫之誠哉真宗之世僅可謂小康耳一旦以  
受瑞建封遽罷直言極諫之科何其不思也且所謂瑞者何瑞乎  
以聖祖之降為瑞耶則出於黥卒所言以天書之降為瑞耶則出  
於儉人所造以紫芝白鹿嘉禾瑞木為瑞耶則出於諛臣所上求  
所謂度政惟和四方風動鳳凰來儀者無有也當是時蝗飛鬻空  
非災變乎歲旱民飢非災變乎帝雖詢於芻蕘未足以消疹致和  
也顧乃罷制舉以自塗其耳目是猶疋瘠之人黜和扁屏藥石而



語人曰吾身康強耳嗚呼為此說者何人歟殆孔子所謂一言可以喪邦也歟

內侍江守恩有罪伏誅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守恩怙勢作威強取民麥杖殺軍士其罪大矣幸而敗路伏法受誅亦足以昭王法之公獻卿官為太常博士必以文學進身者也其抗章論救豈惜朝廷用刑之頗哉不過遂探君心陰黨閹豎以為已進身之地此正漢法所謂附下周上者也免於誅戮幸矣自古閹豎竊弄威權非獨人君之過也士大夫之不肖者亦陰為之助焉石顯之擅權則五鹿充宗為之羽翼黃皓之專政則陳祗與之表裏董貫之開邊則蔡京王黼從而附會之此皆奸人之尤者也不知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原其所以為此者欲比周以求富貴耳浮雲飛電其久幾何黨附奸閹遺臭千古苟有人心

有可以自省矣

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

匹夫而為天子必受命于天矣天之命之也或以功或以德夫豈偶然哉受天之命為天之子乘六龍而撫萬邦其尊且貴孰加焉世之崛起者顧耻其先名位不昭牽引附會自托於神明之貴加以徽號祀于郊丘以炫耀天下不知適所以欺天而誣祖矣晉氏出於閹豎而曰虞舜之後拓跋氏出於鮮卑而曰黃帝之後有識者固已竊笑唐祖老瞞故尊瞞為玄元皇帝宋祖趙玄朗故尊玄朗為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又何其誕之甚耶夫老瞞之言其在殷薄仁義者也玄朗之名氏則九經十七史所不載也高帝舉晉陽之兵交隋季之亂遂成帝業足以媲美炎劉矣唐高祖豈不賢於虛無之瞞耶太祖東征西伐除五季之亂啓三百年之



不業足以比隆漢唐矣宋祖太祖豈不賢於荒唐之玄朗耶奈何  
近捨昭上而遠取冥上也當時忠良之佐博洽之儒迨無一言以  
陷其君於過舉亦獨何心哉

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先王之立后非神明之胄則公侯之裔也其幽閒如閔隹其躬儉  
如膏覃其不妬忌如螽斯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天下母自秦  
以降人主漁色而不暇顧其族逞欲而不知求其德所與受承宗  
廟者或出於亡國之賤浮或出於主家之歌妓或出於奸闖之養  
女不亦瀆姓矣乎真宗欲建中宮當妙選令族簡求淑德可也顧  
以蠲家之賤而當軒龍之尊族姓不昭播護是業豈足昭壹範于  
六宮表母儀於天下哉當時兩府大臣如王旦寇準者亦寂無一  
言將焉用彼相矣

帝久欲相王欽君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  
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

王旦實德雅受宋之賢相也然其論置相謂南人不可當國一何  
謬哉天之生賢不以南北而有間也金日殫休屠王之子為漢忠  
臣李光弼契丹王之胄為唐元勛彼生於夷虜之族且然况同出  
于文明之域者耶前乎旦以南人登相位者有矣杜衍范仲淹文天祥是也衍之清  
賢是也安之德量九齡之忠直贊之嘉猷讜論果何愧於賢相乎  
後乎旦以南人登相位者有矣杜衍范仲淹文天祥是也衍之清  
賢仲淹之弘毅天祥之秉義挺忠抑何忝於賢相乎雖有好諂如  
欽若者出於其間然不可舉一而廢百也披李義甫之狡險元載  
之貪黷果產於南耶抑產於北耶自旦之說行世之類賢忌才者  
率以是藉口雖有如謝如張如陸如杜如范如文之傳一切抑而



不用是且之說啓之也推其極言之殆所謂一言而喪邦歟

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佑山

大臣欲格君心之非者必先自正其心吾心正矣猶有不能成正君之功者况吾心之不正乎寇準慷慨有大畧一代之偉人也借其溺於功名富貴而不能正其心方其罷政私請王旦求為使相君子已非之矣及在永興欲圖再相遂以天書迎合上意則其心不正甚矣其如正君何夫天書未能所造中外咸識其詐豈以準之明而不知哉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而正議有不暇顧耳再人政府曾幾何時用於讒口遠斥炎烟瘴癘之鄉是豈獨丁謂錡惟演之罪哉準固有以自取之也予故表而出之以為大臣厲於功名富貴之戒

李迪丁謂罷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獲

留命別草制筠不奉詔

世皆謂文章似其為人君子之文簡小人之文浮靡不君子之文醇以則小人之文麗而淫是蓋有之而未必盡然也楊億劉筠文體輕靡君子非之然其立朝大節則豈可少訾哉真宗將立劉德妃為后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改命他學士焉李迪丁謂同罷筠已草制既而謂以獨對得留命筠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吳殊草之此其風節凜凜與其文章無毫髮相肖者謂之非君子可乎世或謂楊劉為文人蓋淺乎其知之矣

錢惟演意圖執政嘗曰吾平生所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

上押字耳故切上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惟演之志何其陋哉君子之立身志於道德者上也伊傳且顯是



也志於功名其次也賈鄧房魏是也志於富貴斯下矣若惟演者  
道德固非所及功名亦非所志其所及上者富貴而已矣苟志於  
富貴則無所不至矣惟演博學能文亦何不徵於古耶揚炎元載  
位登丞弼權傾朝野矣嚴鏡崇賄百世之下有遺臭焉黃憲徐程  
身居丘壑跡混漁樵矣飭身勵操百世之下有遺馨焉惟演文詞  
清麗學問該洽使其安於義命而不以富貴累其心豈不為一名  
士弘顧乃附麗儉壬連媚戚畹以求遂其所志卒之政府不可入  
而其播惡聲於無窮是可為立志卑陋者之戒哉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行至襄陽自殺

曹利用附丁謂而排寇準不得在君子之烈然夷考其行有後世  
所不及者二焉一曰忠盡有守始終不屈二曰裁抑僥倖凡內降  
恩力持不與是二者凜然有大臣之節非世之具臣所及也夫士

善一善而不克終者多矣始而直終而佞始而廉終而貪利用  
終始不貳其操可不謂賢乎張堯佐宣徽之命文彥博不敢違張  
說食樞之命虞允文不敢諫况其下者耶而利用力裁恩倖怨怒  
不恤是尤難能也諍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如利用者取其一節之  
善可也夫以丁謂之回適猶獲老死牖下利用有是二善而死不  
以罪嗚呼寃哉

賜龍虎山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

天師之號昉于寇謙之晉以前無有也自宋以來龍虎山張氏始  
尊其號若乾曜是已歷元以迄于今國家崇寵俾之世襲或範金  
為印刻玉為簡以賜之典禮優異眎曲阜宣聖之裔有過無不及  
焉史謂乾曜漢張道陵之後而張氏自云道陵留侯之裔也以予  
考之留侯卒于惠帝之世豈真凌虛御氣以從赤松子游耶道陵



者魯之祖當漢末以妖術惑眾竊據漢中與黃巾張角等耳豈有道之士哉而歷代崇寵如此其至何歟謂其有長生久世之術耶則所謂天師者皆死且墜未有至今猶存者也謂其建醮祝釐可以消沴致福耶則宋之夷狄橫鷲元之豪傑並爭天師末之如何也謂其清靜之行有可嘉耶則妾媵姬姜之奉與俗不異也然則何取于斯而崇寵之歟有天下者黜其號散其徒而焚其所謂符錄者亦足以祛千古之惑矣

在獻太后稱制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  
吾不作此負祖宗事

甚哉程琳之不忠也夫琳以詞學發身豈不知母后當陽非朝廷美事耶抑豈不知武后唐之罪人幾危社稷耶今也在獻稱制而琳以武后臨朝圖為獻是導之以易姓受命也幸而在獻材質偉

弱非武盟之比其宗族寒微非承嗣三惡之儔故擲其圖于地而不納使不幸因琳有獻而前覬覦之心則置嗣君何地哉若琳者國之賊也其免於誅夷幸矣然琳之獻此規入政府耳抑不知富貴有時而消歇惡名終古而不磨奈何欲得志於一時而遺臭於萬世耶嗟夫三代以下義利不明倘義以干進如琳者多矣讀史至此尚亦掩卷深省哉

皇后郭后諷批上頰上怒謀廢后以告呂夷簡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且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以怨讟坐廢况傷陛下頰乎帝意遂決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等伏閣請對夷簡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點道輔等皆知遠州

臣之於帝后猶子之於父母也子雖失愛於母不可以勸父而黜



母臣雖有忤於后詎可勸帝而廢后哉夷簡所以憾郭后者因其一語而罷相耳然嘗考之莊獻臨朝外戚干政內豎用事簡奉承准謹非附太后而何及莊獻上賓夷簡乃擠張耆等以自解其所謂多機巧善應變者也后之言豈過歟夷簡以已私憾陷君於惡致后不以考終其不忠之罪大矣且伏閭請對周非太平美事也廢黜嫡后豈太平美事哉夷簡既引故事勸其君以廢天下之母又進邪說激其君以黜直諫之臣其大行已虧矣世或謂夷簡為宋之賢相吾不知其何說也

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於嶺南

仁宗宋之賢君也其寬仁恭儉後世無異議焉獨郭后之事何其思之不熟處之不審耶后之廢也文應寔主其謀時移事往帝稍悔悟樂府之賜密使之召黜奴閻之久矣后之存文應安得晏然

而已乎其設謀措慮欲除其所忌顧未有間耳一旦后有小疾挾醫診視尚有人也顧以命文應而黜奴得乘間進毒以殞之可哀也已予嘗見野史云后既崩文應遽殮之而後聞則后以弒殞明矣帝盍思之前日主廢后之謀者誰歟挾醫診視者誰歟后胡為而暴崩文應胡為而遽殮歟考問侍姬啓棺診驗則罪人立得矣而帝念不及此雖深悼之顧亦何益哉夫黜奴弒主母天下之大惡也帝不之察僅以仲淹之奏竄于嶺南而不肆諸市朝豈足以泄神人之憤哉嗟夫匹婦不獲其死古之人猶曰時予之幸況天下母耶其為帝盛德之累大矣讀史者安得不掩卷而三嘆

詔累唐晉漢周朝三品以上官子孫依律叙蔭

皇陶稱帝舜之德曰賞延于世孟子論文王之政曰仕者世祿蓋追念勛德而報其子孫此聖王之懿典也然舜文之賞與祿亦惟



施於當代之臣而已耳仁宗推及於前代則過矣夫前代元勳碩  
德果如漢之張良鄧禹諸君亮晉之王導卞壺謝安唐之魏徵宋  
璟郭子儀李晟裴度諸君子者錄其子孫俾享其祿亦豈為過乎  
五代運祚既促用舍乖宜其隨世以就功名而稍有可稱者惟王  
彥章王朴李穀數人而已如李振敬翔巨廬韋廬文紀李崧王章  
史弘肇之屬則皆庸人而有富貴也果何功於國何德於民哉今  
也不論其賢否不考其功業凡官三品以上者一切叙蔭則是庸  
人而有富貴者其子孫俾沾恩澤賢俊而淪於下位者其子孫不  
獲錄用豈所以昭勸懲而激臣下乎宋之恩典於是乎濫矣

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  
歐陽脩于外戚群臣越職言事者

古之所謂名相者以其顧公議而有所不為也為國不顧公議是

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雖有高世之智經國之材豈足以為名相哉  
若呂夷簡是也夫仲淹與脩一代之偉人靖洙一時之賢者也仲  
淹上書譏切時政使其言是固當欣然納之使其言非亦當從容  
辨其所以然安可以為恨乎今也仲淹以言事貶靖洙以救仲淹  
貶脩又以誚高若訥不能諫而貶奮然不顧公議而貶四賢以自  
快其私狠愎而弄權與元載盧杞丁謂之徒奚擇哉昔之奸臣欲  
壅蔽主聽者必指直言為離間欲誅鋤善類者必斥君子為朋黨  
夷簡之愬仲淹謂其離間君臣引用朋黨是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雖有他善又何足取哉史稱夷簡為世名相蓋以其子晦叔之相  
業其孫伯恭學術而寬假之耳豈至當之論耶

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臨朝每遣內侍至學士  
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及帝親



政以得象乎章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予讀秦漢以下史而嘆士鮮全節者正以其不知命耳夫窮通禍福有命存焉避之不可免求之不可得也鄭崇黼請立劉后俱讒人也然竟坐之而身死禍豈可避乎趙雙附朱全忠富貴者也然竟因之而族滅福豈可求乎君子知其有命而脩身以俟之則見義必為見利不惑而窮通禍福不足累其心矣莊獻臨朝之時群閣用事勢燄烜赫曹利用以忤內侍貶死襄陽章得象正色以待內侍終位台鼎二人之正直同而其禍福異者是蓋有命焉非內侍之所能為也世之君子畏利用之禍而獻諂以阿之非知命者也觀得象之福而危言以闡之亦非知命者也惟畫其在我者而順其在天則節全而名立所謂之君子

以夏竦為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永興軍范雍為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備趙元昊也

兵不可好好兵者士民愁怨有內潰之憂亦不可去去兵者甲兵朽鈍啓外侮之患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誠哉是言也宋有天下文治雖優武事不競至真宗之世契丹講和明德納款遂置武事而不講為將者皆膏粱之胄為兵者皆惰窳之夫車乘不蒐戎器不簡魚麗鵠漫不知為何物一旦元昊竊發西僞攻一砦則一砦破圍一城則一城陷是豈元昊之材且智哉蓋宋去兵忘戰而致然也夫元昊之倔强難制有自來矣狀貌異常曹瑋豫策其必為邊患嗣位之初避父諱而改明道為顯道其不臣之意已可見矣既而寇環慶侵吐蕃取岷沙廟堂安然不以為怪及其潛居大號抗表以聞乃以傾險之夏竦畏懦



之范雍以禦之是向異於駟鳴離以當鷲鳥哉古之有國家者講武於四方無虞之日儲將於百蠻咸賓之時甚為慮也遠矣

契丹遣使來求閩南地帝命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

三代而下剛直之士何其厄哉剛者其氣浩然小人患其不可屈直者其色毅然小人惡其不可凌是以譖之毀之排之擠之或假手以害之所謂盜憎主人其勢然耳嗚呼厄哉唐世有真卿宋之富弼皆剛直之士也盧杞惡真卿則遣之使反亂無狀之臣呂夷簡惡富弼則遣之使強悍不測之虜其設心措慮正相類耳真卿不幸而死弼幸而生還是則有命焉非杞與夷簡所能為也今去唐宋數百年矣杞與夷簡死有餘矣聞其名者猶蠅蛆糞穢也真

卿與弼歿有餘馨聞其名者猶椒蘭蕙茝也然則小人欲害君子亦何益之有哉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

富弼可謂忠矣有難不辭勞亦可謂謙矣有功不言賞當契丹求地人心洶上弼毅然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杖節出疆雖女死男生有不暇顧焉及虜再結好疆場無虞以為翰林學士又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敢受賞乎蓋未嘗自以為功也在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志若弼者有之矣世之賤丈夫委以艱大則悲哀悵悵有可矜之色稍著微勞則侈然自負雖酌以高爵厚祿猶有所未厭也彼獨何人哉嗚呼若弼者真萬世人臣之則歟

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講和



宋之所以不競者以怯於用兵而急於講和爾澶淵之後僕姑一發捷凜殪焉虜軍奪氣雖不與和彼將自退矣而真宗遽與之和捐金幣三十萬以成契丹之強元昊之叛和市不通國人愁怨有十不如之謠雖不與和彼將自困矣而仁宗遽與之和捐金幣三十萬以成靈夏之勢蓋宋之諸帝仁厚有餘剛斷不足譬若富室之孱子強梁者侵之捷訟者侮之則蒼黃失措惟卑辭厚幣以苟求無事而已違恤其他哉當是時非無善謀也寇準欲斂契丹稱臣獻地而真宗不從富弼蔡襄言元昊不可許和而仁宗不聽甚者懷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亦將許之甚哉宋之不競也夫貢賦之入有限谿壑之欲無窮一歲之中北酋三十萬西酋二十五萬財力惡得而不屈國勢惡得而不削哉

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歐陽脩上疏論之群邪益

### 忌脩傳致其罪左遷知滁州

有國家者得賢非難任賢惟難天下未嘗無賢也伊傳周召雖不世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儔世蓋不乏也顧人君任之專與否耳韓琦杜衍范仲淹富弼歐陽脩皆間世之英其經濟其德量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豈足多哉仁宗銳意於治而諸賢並列于朝可謂千載之奇逢也使仁宗推心而委任之如昭烈之於諸葛亮如符堅之於王猛如武宗之於李德裕持之以堅期之以久則慶曆之治豈止於慶曆而已哉曾幾何時仲淹與弼以夏竦飛語罷衍以丁度置書罷琦以是尹洙罷而脩又以上疏救四賢左遷是猶病者甫得良醫未盡其術遽以庸醫之毀而黜之又何望其療膏肓而起沉疴也哉嗟夫得君如仁宗而諸賢猶不獲盡其用豈天未欲太平耶抑諸賢之命耶有志於濟世者安得不為之深慨



王安石自以楚士寡援中朝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於是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

王安石以學術高一世不汲上於富貴不戚上於貧賤非惟安石以是自信而天下士大夫亦莫不信之惡有結貴族以取重哉自其始仕也命以館職則辭薦為諫官則辭改脩起居注又因辭至居相位議稍不合輒稱疾求去曷嘗以富貴累其心哉史臣顧謂安石自以楚士寡援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可謂誣矣當是時歐陽脩重之文彥博重之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其見重於世久矣又奚藉韓呂二族為重哉夫結貴族以養虛名卿黨自好者不為曾謂安石之賢而為之耶韓維呂公著世之所謂賢者也自以安石私交而稱揚之耶陋哉史氏之說也

神謬襲虜百夏意名山以歸遂城緱州

緱州之役論者謂神謬襲取名山為非計愚以為不然夫銀省緱延中國之故地也其土沃饒其民驍健自拓後竊據奄逾百年蕃裝化為左社華族淪于醜類此有識者所宜痛心也又况元昊傲擾御廷諒祚存隸秦渭中國肝食之日久矣苟有可乘之隙豈可安常守故而不為之圖哉夫復我之疆土不可謂之生事報虜之寇暴不可謂之侵小彼陸詭謂謬擅與而營農者書生之論耳豈足以語摧哉惜夫謬能取之而不善守之故不旋踵而失使謬既城緱州羣集其勢撫納屬羗使自為守以固我之藩籬以斷虜之肘臂則近悅遠懷而河湟之地可復賀蘭之境可入矣

帝以災變避殿戒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

天人相與之際未力言也然洪範著休咎之徵春秋書災異之變



蓋欲君天下者胡久而思咎耳古之英君詎辟一獲祥之見輒惕然曰豈吾德之或愆乎一草木之妖輒矍然曰豈吾政之或缺乎曷嘗諉諸天數而不知省哉王安石以通經學古自負其於洪範春秋之旨考之熟矣災變之來君未知警猶當胥誨胥告使畏天威以保天命可也今也君有警俱之心而安石返進邪諂之說是逢君之惡也是婦寺之忠也豈古之大臣格王正事之道哉嗚呼安石皆經叛道如此真聖門之罪人哉

以王安石叅知政事議行新法

王安石之行新法天下後世攻之不少怨至或誠為奸邪乎謂安石徇其學術之偏以成侯國之禍信有罪矣然謂之奸邪則過矣安石之意蓋以欲行王政當先致富強而宋之中葉帑藏耗竭兵衛寡弱不足以有為也於是以其所學於古者而施於政凡可以

富國強兵者無不為其青苗法則曰先王推制兼併均濟貧乏之意也其行免役法則曰先王致民財以祿厥人在官者之意也其行保甲法則曰先王寓兵於農之意也不度於時不謀於衆斷上然自信所學而不疑及群議譁然堅執不回於是老成者斥巧佞者進卒至群奸肆毒禍流海內安石之罪其何辭然原其初心則欲致富強以行王政爾非欲殘民生如商鞅桑弘羊宇文融之所為也議者比而同之豈萬世之公論哉若曰周禮周公所作也凡安石所建立皆本於周禮而其禍若此然則周禮果不可行乎曰不然周公之法無不善所以固時制宜者存乎人譬之和扁之方無不良所以診脈用藥者存乎醫先王知法之不可獨特也故敦求哲人以守其法焉庸醫用藥以致殺人不可歸罪於和扁之方庸人用法以亂天下又豈可歸罪於聖人之法乎况青苗之法李



參行之陝西而民便王廣廉行之陝西而民亦便使奉法者皆參  
皆廣廉安知其終不可行哉安石不知求人而徒欲恃法以為治  
是知良方可以療病而不知非良醫不能用方也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

書曰博德允元而難壬人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古之有天下者未有不以任仁德用善謀而與亦未有不  
以任儉士違善謀而敗也王安石嘗訓書而釋詩矣然韓琦富弼  
程顥有德而仁厚者也呂惠卿李定鄧綰包藏凶惡者也琦等論  
諫謀之臧者也惠卿等所言謀之不臧者也安石用事琦等以忠  
謀而見斥惠卿等以邪說而獲進口誦詩書之言而身獲危亡之  
迹果何取於學古哉世之論安石者多罪其變法予謂變法之罪  
小擯諸賢而任群奸其罪為大也

募民粥坊塲河渡

先王之政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所以與民同利也戰國諸侯始錮  
山澤之利至漢武帝始有舟車之筭及唐德宗又有間架之稅其  
言利折秋毫矣然粥坊塲河渡則猶未聞也而王安石始為之當  
是時非有方數千里之旱無以恤之亦非有百萬之師無以餽之  
也富有四海何求不得何至粥坊塲河渡以收其利哉謀之拙計  
之謬辱國家而羞後世莫此為甚焉昔裴匪舒請粥苑中馬糞其  
事遂止嗚呼安石平居自許欲興堯舜之治而以臯陶稷契自期  
待然其言利也戰國漢唐衰季之政所未有顧與匪舒所請等爾  
不亦可羞乎

置京城邏卒察謗特政者

古先哲王之有天下設謗木置諫鼓采歌謠以省其愆察怨詈以



考其政所以求善言而通下情也昏暴之君惡聞其過於是乎有  
誹謗之律有腹誹之誅有非所宜言之禁蓋將以掩其惡也而惡  
亦不可掩人心是非之公豈麗刑峻罰所能遏哉王安石變舊章  
立新法士大夫相與謗於朝商賈相與謗於市農工相與謗於野  
為安石者可以自省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聞其謗而改之所得  
多矣既不能然方且置邏卒以察謗當時又以宦者石得一典之  
飛書朝上暮入犴獄道路以目殆將十年宜其能弭謗矣然呂誨  
之彈文范鎮之奏疏唐垆呂惠卿之章具載簡冊至今猶以為謗  
也安石將如之何哉安石嘗訓釋詩書矣詩不云乎人之多言亦  
可畏也書不云乎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安  
石舍聖人之經而襲用秦漢之法欲保令名其可得乎

呂嘉問提舉市易恃勢凌三司使薛向出其上書布代向

懷不能平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併之事

呂惠卿執政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

三

君子之交以義合小人之交以利合以義合者禍變之際顧義而  
相恤以利合者禍變之際徇利而相傾此自然之理也王安石之  
門下群小雜沓皆以利合者也章惇鄧綰曾布蔡京邢恕林希呂  
惠卿李清臣張商英呂嘉問左右安石建立新法或贊翊於立法  
之初或紹述於罷政之後雖謂之王門十哲可也宜其協心并力  
有膠漆之固矣然轉盼之間互相傾擠不能相容布與嘉問共事  
者也因恃勢凌使之忿遂劾嘉問綰與惠卿同惡者也欲彌縫阿  
附之迹遂排惠卿清臣首發紹述之說惇由之以拜相及不得為  
相迺與立異怨矯誣定策之功惇籍之以報復及不得大用迺白  
其短布章惇制極其稱羨矣處于樞府則與之乖異商英章京制





原件短缺

P17-P18



極其襄美矣議政不合則斥其逢君至於布始則阿惇醜詆群賢終則恨惇遂成怨隙朝為金蘭暮為矛盾正歐陽子所謂小人之朋見利而相爭或利盡而交踈則互相賊害是也此數子者真可謂傾危之士哉而安石托之以腹心寄之以耳目欲與之共興堯舜之治不亦謬哉

初呂惠卿迎合王安石建立新法故安石力援引驟致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乃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

知人之難自古病之然公以處心明以燭物則知之亦非難也君子如孤松勁栢望之蒼然不可狎玩雖風霜搖落不改其舊焉小人如細柳柔蔓婀娜纏綿令人喜悅然玄冬沍寒摧落無餘矣以此驗之何患人之難知哉世之為大臣者以其不可狎玩也而憚之以其可喜悅也而愛之於是好惡橫生而君子日踈小人日親

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益於國李定舒亶摘其語以為怨謗欲寘之死帝憐之但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古之君子君有過則諫政有失則言諫不行言不聽則去未始託諸文詞以自表著也放臣屏子情不能已有形諸詩歌以道其不幸者矣然怨而不怒憂而不傷有溫柔敦厚之風無怨尤切蹙之病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有感焉烏有怒號怨刺如詬鄰罵坐之為哉蘇軾在宋稚文直氣冠冕一時群儉側目久矣為軾者緘其口卷其舌猶懼不免顧乃輕出所有以揚已長而昭人過寧免於禍乎軾之意蓋謂以詩托諷庶其君之一悟亦可謂不思矣新法之行舉朝爭之而不肯從寂寥短章遽能使其君感悟耶當是時李定舒亶王珪之徒極力鍛鍊軾幾不能自脫幸而神宗不以



言語罪人薄示貶言而已使遇漢宣帝殆不免種豆南山之禍遇隋煬帝安能寔燕泥庭草之誅彼定舒與珪陰險小人何足責哉所可惜者軾不能沉默以自全耳

### 王安石卒

王安石以文章節行自負其志直欲追蹤孔孟而於近世大儒若韓愈歐陽脩皆不滿其意至其為相也慨然欲興道致治以攀伊周之逸駕而視當時賢相如韓琦富弼者皆薄之而不為其志如此且其所就有大過人者矣然考其學術訓三經著字說往往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而於聖人所筆削之春秋則詆為斷爛而不列于學官其視韓歐距邪說以衛聖道孰為優劣耶考其相業任呂惠卿以興財利任曾布以更役法任王韶章惇以構怨於四夷放棄忠直引用儉佞而天下日入於敝視韓富惓惓以培國本

凝天命為心又孰得孰失耶安石初志未嘗不善而卒至於大謬者無他焉學未聞道故耳世或目為奸邪至於少正卯廬祀為比則豈至是哉昔臨川吳氏論之曰安石之學雖博而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才雖高而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所未明未能者自少而以所已明已能者自多毅然自信而不回此其所蔽也斯言得其實矣

###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古之賢相不世出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以至宋之韓范富歐代不過數人而已然夷考其行或學術之未至或操履之未純雖元憂後樂如范仲淹然慶朔堂之詩不能無聲伎之娛通經學古如歐陽脩然尊崇濮王之議不免於逢迎之咎君子深惜之若司馬光者三代以下一人而已先之學一出於正而其心又以



誠為本至於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粹然儒者也故其居洛也天下仰以為相其入臨也百姓遮道聚觀其卒而壑也送者如哭私親是豈以聲音笑貌得之哉彼蕭曹以下諸君子亦嘗有感人之深如是耶昔太史公論晏子備致希慕之意且願為報鞭嗚呼晏子伯者之佐耳九原如可作也吾願為光執鞭

呂公著當國群賢在朝不能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然皆君子小人以類相從耳元祐三黨則皆君子也徒以好惡不同而相比耳夫頤在當時存心制事動以聖人為師動止語默一用古禮儒者當然也而軾乃肆情蔑禮每加

玩侮此軾之罪也至於既慶而弔頤執哭而不歌之說以為不可則過矣夫餘哀未忘不可以歌未有餘喜未忘不可以哭也倘慶禮既行之後不幸而聞父母之喪暮功之戚亦將不舉哀不成服乎此頤之過也軾之其不可據禮爭之可也乃戲以俚語頤反求諸已犯而不校可也乃輒形忿怒胥失之矣當是時熙豐邪臣退伏散地俟間投隙求逞其奸諸賢同心相益同道相濟以杜悖卜復起之前猶懼不免顧乃各為黨比互相訾排卒之群奸競起邪說以惑在位宣仁既崩國是遂搖軾有昌化之貶頤有涪州之行摯等亦竄逐四出國事馴致不可為嗚呼哀哉

熙寧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面斥其非調停之說遂止

宰相之職其明必足以察幾微其材必足以消禍變其威必足以



懾奸壬夫然故能持天下於康靖呂大防劉摯有宰相之度矣而宰相之材不足太平之時相之可也多事之秋变故紛出非所克堪矣夫熙豐舊臣包藏禍心志在報復豈引用所能平其怨哉而大防與摯木察不足於明矣邪說橫流以撼在位此周典所謂造言漢法所謂不道也明典刑以誅殛之夫豈為過而大防與摯不能則不足於威矣旁搜英賢以充朝廷遠竄儉壬以禦魑魅則群奸殆將老死賤所何之能為而大防與摯孰視邪黨布列中外而不為之圖則其材不足稱矣夫君子小人猶薰猶水炭然雜薰於猶則薰必臭置水於炭則水必消雜用邪正祇以迷亂而已惡能弭怨哉停調之說雖以轍之言而止然趙瞻在密院許將在政府揚畏來之卻在言路皆熙豐之邪黨也異時宣仁上賓畏首請紹述先政而停下之徒垂掌而起矣推本而言豈捨大防與摯誰咎哉

椒丘文集卷之六

椒丘文集卷之六

史論

宋

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楊畏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呂惠卿不報

居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此觀人之法也知人寔難然以此求之十得其七八矣范純仁世濟忠直社稷之衛也章惇呂惠卿懷奸悞國社稷之賊也畏與之邵論純仁不可復相而乞進用惇與惠卿其惡直醜正朋邪黨惡雖三尺童子可知其心之邪正向背矣而大防不悟置之言路且約其助已宰相間於知人如此欲免於禍得乎雖然大防慙直無他技不足深責也純仁知畏與之邵非正人而不為之所計豈以其嘗論已而避嫌耶夫宰相者體天道



奉王法至公而已矣有功者賞雖親戚不敢斬也有罪者誅雖怨仇不敢避也為宗社之計正奸臣之誅何嫌之有計不出此而養癰以待其潰它日亦不免於竄逐果何損於怨哉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歷詆元祐之政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

清臣險詖小人也宋室陵夷非獨章惇蔡卞之罪清臣實罪之魁焉自王安石以曲學偏見取祖宗之法紛更之天下蒿然喪其樂生之心民始有遠志矣幸而司馬光為相刻青苗市易之法罷保甲保馬之令凡所以養民治兵一循祖宗之舊黎庶謳歌自以為更生故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雖其間有矯枉過正者要在培邦本凝天命非出於好惡之私也宣仁既崩主意頗移清臣怙才躁進陰圖柄用窺見間隙首發紹述之說以立邪說之赤熾繼

而揚畏來之邵曾布張商英相繼有請於是惇卞起而用事凡安石病民之政一一舉行援引群邪布列庶位元祐諸賢貶竄無虛日天下之勢遂至於不可為是清臣啓之也昔豎刁亂齊君子歸咎於管仲李林甫亂唐君子歸咎於韓休蓋推本之論也惇卞斷喪宋室吾捨清臣將安歸咎哉

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

曾布雖非端人吉士然趨利避害以為身圖則密矣詎肯薦引所忌以害其身哉史臣顧謂布引京自助可謂妄矣同文館之獄京覬執政而布沮之其怨隙之構已非一日及鄧洵武獻愛莫助圖徽宗以圖示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與卿不同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汝豫議曷嘗有一言引京哉京既相之後議事



與布多不協因言不私其匹親布遂罷相京亦曷嘗助布哉參之前後所書京非布所引也京之為人狡佞無耻善結近習故童貫薦之徐知常薦之范致虛又薦之豈待布之薦引哉嗚呼天將棄宋也歟何為使京久生于世也

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

商英儉佞小人也拜相之後彗星不見久旱而雨偶然耳豈商英所致哉夫宣仁太后之賢遠邁馬鄧而商英比之呂后其罪已不容誅矣司馬光忠信直諫社稷之臣也而商英詆為奸邪其罪又豈在惇下下哉原商英所以為此者欲圖富貴耳君子進身亦必有道矣何至誣天下母嘗社稷臣以求進身邪商英當紹聖之初與群邪比而為惡及見蔡京久盜國柄久中怨疾乃稍立異同以邀時譽此儉人之尤者也惡能格天心而弭天變哉曾幾何時貶斥而死非不幸也

太后劉氏自殺后頗干豫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議廢之遂即簾鈎自縊死

宋有天下家法最正后妃宮嬪有閔睢閑雅之風無鶉奔淫穢之行蓋漢唐所不及也至于劉后而家法隳矣所以然者以哲宗啓心於始而徽宗不能閑之於終故耳劉氏以妖冶得幸本非德選徽宗以哲宗之故曲加恩禮尊為太后已越紀法矣而又恣其所為失閑有家之義焉夫女不言外婦道之常也今也劉氏以未亡人輒于外事而徽宗不能制椒房桂寢之嚴豈外人所可造者今也道士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其間而徽宗不能禁防閑之道闕畧



如此劉氏寧不肆情而縱慾耶嗟夫賢淑如孟后徽宗既復其位  
號矣不旋踵又以奸臣之言而廢之穢行如劉氏徽宗嘗議廢黜  
矣及其既死又從而冊謚焉是非乖矣亦甚矣有天下者刑于家  
而後正于國貴為天子而太后迺以不謹聞豈刑家之道哉

詔馬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

世之論者皆曰靖康之禍肇於結金以伐遼使宋念遼兄弟之國  
助以兵糧協力禦金則遼未至遽亡而粘罕之兵又安能及宋哉  
予以為不然遼自延禧嗣位荒于游田怠于政事其國勢已寢弱  
矣而宋自哲宗以來崇信奸佞放逐忠賢祖宗良法變革殆盡財  
匱民窮人怨天怒其國本已搖矣完顏氏歛起東陲天方相之鼓  
行而前莫敢櫻其鋒者使宋遼協力以禦之亦猶驅群羊以當猛  
虎未見其有濟也當是時結金以伐遼固不可助遼以禦金亦未

能為宋計者聞隣國有寇惕然警懼收召英賢竄逐群小下罪已  
之詔以昭往愆下極諫之詔以開言路政令當改者改之賦歛可  
蠲者蠲之內脩政刑外敦隣好選收練兵以為戰守之備築城建  
堡以防侵軼之虞庶可以感人心而回天意使金舉遼而隣於我  
未敢遽萌禍心就使擾吾疆場則吾國勢稍張有以待之矣何遽  
至亡國哉不此之圖而遣使約金攻遼以求燕雲之地是猶千金  
之子成業已隳顧且幸災樂禍即盜以謀其鄰而求分其室焉嗚  
呼盜既攻吾鄰而取之矣其能愛我而不攻乎

詔童貫蔡攸勒兵巡邊以應金

蘇文忠公有言閹豎之禍如毒藥猛獸近之未有不裂肝碎首者  
也予每誦其言而考往古禍敗之迹未嘗不撫卷慨嘆繼之以泣  
也嗟夫關寺之職供汎掃傳命令而已衰世之君始假之以權又



其甚也遂委之以兵自夙沙衛毀齊師已來唐以李輔國程元振  
與禁旅宋以李憲童貫統邊兵禍敗之迹史不絕書真萬世之鑑  
也夫承平之世果毅如林豈無壯猷可以備爪牙者乎抑豈無忠  
力可以為藩垣者乎然人君以為法已踈遠不若吾家奴之可親  
口也故授之以利器假之以重權或斬數級得數馬輒欣然曰吾  
家奴能捍邊矣何藉於廷臣或取一城得一堡又欣然曰吾家奴  
能破敵矣何資於邊帥於是貶萬乘之重以寵之屈將相之貴以  
禮之竭帑藏之財以賚之而不知毒藥之不可供膳羞猛獸之不  
可同寢處也至於威權已成危機日迫乃始吞聲飲泣追悔曩愆  
嗟何及矣嗚呼祖宗大業以百獸而得之子孫乃以數閹奴而敗  
之於心能無慙乎有天下者取自古關豎亡國敗家之迹書之惟  
屏銘之几杖庶乎惕然知警歟

以李邦彥為大宰邦昌為少宰趙野王孝迪為門下侍郎

蔡懋為尚書左丞

欽宗嗣位之初強虜內侵國勢已去譬之久病之人膏肓已潰危  
在旦夕使盧扁治之猶懼其不可為况委之庸醫乎鈞軸之任宜  
其慎擇乃以李邦彥為上相張邦昌為次相趙野王孝迪蔡懋佐  
之一何謬矣至此哉夫邦彥都人目為浪子者也彼知詩酒之樂  
耳邦昌異時受偽命者也彼知專事遊燕耳孝迪野懋則出入王  
蔡童梁之門庸鄙無識之人耳此數人者平時相之猶懼悞國多  
難之秋乃使當鈞軸之任是何異斲冰為礎束蒿為楹哉故虜兵  
臨城蒼黃喪魄彼有請帝出幸而巳耳請割三鎮而巳耳請增金  
幣而巳耳豈有能出一謀建一策以紓國家之急急嗚呼青城之  
行蓋兆於此矣



金幹離不圍京師

幹離不之伐宋懸師深入兵家所忌也然卒以取宋何也宋之主  
相非才而不能善謀也夫完顏氏兵甲之盛雖未易當然張孝  
純堅守大原虜以大衆攻之歷三時而後拔况京師城郭之固師  
殲之強糧餉之豐非大原比使宋有中材之主得救時之相聞虜  
兵南下亟命良將勁卒固守黎陽虜必不敢渡河就令得渡然虜  
兵僅六萬勤王之兵至城下者已二十萬宜命大軍扼牟駝岡以  
當其前竒兵邗相以截其後青齊之兵攻其左襄鄧之兵擊其右  
雖使韓彭為將賈育為卒良平為謀主懼將潰敗不可支况幹離  
不之輩耶當是時非無善謀也种師道請俟彼情歸托而殲諸河  
李綱請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皆策之善者也欽  
宗舉不之從惟李邦彥割地請和之謀是聽蓋欽宗陰柔之君邦

彥陰柔之輔虜固有所侮而動也易曰公弋取彼在穴欽宗之於  
邦彥是已嗟夫自古以來違善謀而用邪說以取亂亡者多矣豈  
獨欽宗也哉

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甚哉人君聽言不可不審也况用之進退大臣乎虛中失節之士  
君子所不予然在宣和靖康之際未見其罪也方王黼為相虛中  
上言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其先見之智豈在  
李綱下及金人敗盟上下震恐虛中草罪已之詔徵勤王之兵詞  
氣激烈雖陸贄奉天之詔未能遠過至於姚平仲劫營而敗也帝  
欲遣使辨解大臣畏禍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毅然而往視富弼懷  
慨使遼殆無愧焉虛中志節焯々如此使欽宗推誠而任之俾與  
李綱協心比力豈不賢於李邦彥耿南仲諸人耶今也金師甫退



臺諫遽以議和割地歸咎虛中且首陳和議者誰歟力請割地者誰歟非邦彥南仲諸人歟虛中不過承命出使耳臺諫於邦彥南仲之罪不聞舉劾顧乃劾虛中之議和豈天下之公論哉欽宗以耳目所及曾不能察遽用臺諫之言而罷之傷忠義之心莫甚於此嗚呼危亟之際則遣之使虜兵退之後則罪其議和君臣大義亦大削矣他日虛中出使遂降于金得非追憾而然歟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田兵以禦金

兵家者流或占候機祥以驗吉凶或推步以決勝負蓋自戰國以來有其術矣然梟鳴牙上而謝文破石虎橫沉江中而劉毅破盧循是機祥不足信也魏太武以疾日而克中山李愬以徃亡而克吳房是時日不必泥也近世妖誕之徒假幻惑衆或云能匿形窺敵或云能撒豆為兵或云役鬼卒以轉餉或云借神兵以擊賊志

怪者既筆之於書好怪者又深信其說嗟夫自古豈有以妖術而成功者哉使果有其術衛霍英衛必用之矣此可決知其妄也至於郭京六甲之法果何所本乎其募兵也但擇年命合六甲者取之斯果何所見乎而何桌孫傳乃深信不疑何耶且桌與傳皆以明經進士舉者也亦知先王有左道亂政之誅乎亦知兵法有禁疑去祥之說乎顧乃尊信妖人以取禍敗何取於稽古哉宋既遂底於亡京亦不免於誅而桌與傳亦死于腥膻之域是可為萬世之永戒哉然其術流傳至今未泯也公侯世胄每喜談而樂道之萬一不幸而售焉其償事勦民之禍可勝言哉

金立張邦昌為楚帝

張邦昌受金冊命始有欲自引決之意繼有奉迎康王之舉視劉豫似有間焉然李綱宗澤皆為督覈力請誅討何哉邦昌輔相兩



朝寵眷隆厚雖闔門死國未足報稱也當金人勸進之初邦昌抗  
言曰我宋受命垂二百年德澤深厚人心戴之樂與舟比嗣皇踐  
祚以來講信脩睦中國盟好非有可弔之民可伐之罪也執事憫  
然稱兵而南焚我郊畿陷我郡邑俾我二帝播越草莽臣度但然  
莫知獲罪之繇邦昌備位宰輔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忍視宗社玷  
老因以為利乎執事必欲俾我反易天常僭厥寶位邦昌有死而  
已不能負不義之名于萬世也天潢胄裔布在外服蓋以萬計忠  
臣誼士莫不延頸願為趙氏死孰肯捨九葉天子而事田舍翁耶  
彼聞大國援立異姓必將迎立宗藩糾率義旅北向請罪於下執  
事豈大國之利哉惟執事其圖之以此說之俟隨聲下苟不從則  
繼之以死如此則金虜知人心戴宋中國有人雖朱必肯復二帝  
亦將從劉彥宗之請復立趙氏矣計不出此願乃受偽命御正衙

頒詔以止勤王之師拜官以寵佐逆之黨服拓袍以餞虜設香案  
以起居雖欲辭僭逆之罪惡得而辭哉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  
決意幸東南不報

自昔中興之主必有英哲之資而後衰可興亂可撥而舊業可復  
高宗非其人也其不能恢復祖宗之弘基宜哉當高宗嗣位之初  
國勢雖殊舊比然李綱張浚可相岳飛韓世忠可將宗澤張所傳  
亮可當方面之重人材猶足恃也河北所失者四州河東所失者  
六郡其餘皆為宋守中原猶未盡陷也王善擁眾七十萬楊進擁  
眾三十萬丁進王再興等擁眾各數萬皆願自效可以撫而用之  
也關陝全城將士可以號召也江漢安堵財賦可以轉輸也使高  
宗因可為之勢持必死之心以李張為相經畫於內韓岳為將征



伐於外命張所招撫河北責以復懷衛等四州傅亮經制河東責以復太原等六郡宗澤留守京城統楊善等百萬之衆以問罪于金而車駕往來三京督勵將士縱未能滅仇金而還二帝中原未遽失也柰何柔暗不君有忠賢而不能用知奸佞而不能去過機會而不能應不為恢復之圖專事退避之計將臣割地甘心焉遂使二帝幽死穹廬八陵隔在異域嗚呼哀哉

李綱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

民之政一切廢格

予讀宋史至於李綱之事未嘗不掩卷長嘆繼之以泣也綱天資忠義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宣和之間汴梁大水幾沒都城綱上言變不虛生將有夷狄內侵之患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時宰惡之而貶靖康之初金兵入寇上下震恐綱建

議固都城脩守戰之具召勤王之兵敗虜於通津門敗虜於封丘門虜兵稍挫矣李邦彥排之而貶及二帝北遷高宗嗣統綱請正僭偽之罪以勵士風脩茶鹽之法以足國用置賞功司以勸將士置招撫司以徠義兵國勢稍振矣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而貶嗚呼使綱之言用於宣和則疆場有備醜虜必不至內侵用於靖康則都城有守徽欽必不至北狩用於建炎則兵精而守固盜弭而民安又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柰何忠言未用讒說遽行使綱懷忠抱憤不復一展所蘊也悲夫

殺前大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

高宗嗣位之初父元劫遷中原淪陷家國之禍莫大焉所宜痛心疾首下求言之詔置敢諫之鼓從諫而流聞善則拜以來群策致美賢而共雪仇耻可也顧乃信讒言殺諫士其不足與有為可知



矣帝盍思之東一寧錄耳澈一布衣耳其所言者勸帝還京及紙  
用事大臣而已夫豈為身計耶既不用其言又從而戮之是誠何  
心哉自古殺諫臣者必亡其國高宗養黃渡江間闕航海去亡一  
聞耳徒以祖宗德澤未泯獲守宗枋耳嗚呼東澈之死可哀也已  
如高宗何責焉

金襲信王榛于五馬山砦取之榛亡走不知所終

高宗之緒不延不亦宜哉金人之禍趙氏舉族北遷信王幸而得  
脫遂竄民伍艱難萬狀馬擴奉之以節制諸砦遣使入朝真所謂  
空谷之足音也為高宗者當何如授之以精兵假之以重權俾綴  
輯河北藩屏汴都以壯磐石之基以廣維城之輔可也如其勢孤  
力弱則命宗澤與之犄角虜攻五馬則澤出兵援之若攻汴都則  
王出兵撓之雖未能恢復舊業兩京必不至再陷六飛亦距至航

海或顧乃橫生猜忌密飭馬擴圖之五馬被圍援兵不遣以致諸  
砦皆陷不知王死於亂兵歎謂死于民伍歟是高宗自戕其同氣  
也一念不善天鑿孔昭用勦其後而大統之傳卒歸於太祖之裔  
向之所以圖遼果何益之有哉

遣杜時亮請于金致書粘沒喝曰古之國家迫于危亡  
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閭  
下見哀而赦已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  
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高宗致書粘罕其出於御筆歎抑代言者之過歟何其卑弱之甚  
也古者兩國交爭非徒辨取于甲兵而已詞命蓋有助焉國佐講  
于于晉華元請平于楚子產之對趙文子呂甥之對秦穆公其詞  
可謂婉而其氣可謂壯矣况後書夷虜彼將因是以覘我之強弱



其可不慎哉為詞者宜曰宣和之間焉政奉書往聘散觀將命來  
臨盟誓之言天地鬼神寔聞之天禍我宋大國懷怒稱兵而南質  
我二帝俘我百官剪戮我生靈傾覆我宗社渝盟敗好誰寔先之  
數年來疆事紛紜豈惟我宋受其弊大國之強兵健馬物故亦多  
矣執事若徼福我宋之社稷尋盟繼好復我二帝歸我中原得兵  
民獲底其居鬼神獲歆其祀散邑之願也金幣之數聘問之禮敢  
渝舊約若必欲窮兵以泯我宗社散邑有死而已困獸猶鬪况國  
乎散邑雖羸提封萬里帶甲百萬猶可以待命敢布腹心執事其  
圖之如此度足以存中國之體而折敵入之心矣高宗此書為何  
哉徒以召侮而速其兵耳

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

張浚之殺曲端議者以為端善撫將士長於兵畧浚以王庶吳玠

之譖而寘之死豈其罪哉此所以來譏惡之口也予謂端之死寔  
有以取之非特浚之過也當南渡之時大戎蹂躪中原焉輿漂泊  
江表為臣子者降心以相從謀協以相濟共圖恢復可也然婁室  
之取延安度帥師救之而端按兵不進曷嘗念宗社之阽危耶既  
乃遂廢而奪其印又欲併王燮兵非蓄不臣之心詎敢為此哉其  
語張彬破虜之策欲按兵據險時出偏師擾之其說亦非也婁室  
懸兵深入方圖進取而不乘時圖之使彼食足守固又豈可破耶  
迹端舉措而察其心不可謂之純臣使其不死亦將如關師古舉  
關陝以降虜耳豈能效節以立功哉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  
輩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  
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惟鼎言是從鼎由



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

甚哉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態易感也張浚趙鼎中興賢佐然儲檜術中而不悟可勝嘆哉浚稱檜善引與共政方知其闇是迷於初而悟於後也鼎知檜奸及檜惟已言是聽遂深信而力薦之是明於始而昧於終也檜何足道哉所深惜者二相知人不明耳且檜之為人鷙忍類蔡京兇狡類章惇儉佞類呂惠卿能先意承志以悅人之心矯情飾詭以啓人之信故浚稱之鼎亦稱之胡安國亦稱之其卓然不惑者晏敦復一人而已甚哉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態易惑也予觀近世士大夫所譽以為賢者其強悍似剛直其柔佞似恭謹其攘臂奮首似有為其含垢忍辱似有量或辭祿以示其廉而不免競刀錐之利或垢服以示其儉而不免侈妾媵之飾守章句以為學則曰吾惟性理之學也綴語錄以為文則曰吾師

濂洛之文也察其用心是蓋檜之徒也幸而位未極權未重未有悟其奸者不幸而據高位秉重權其為國家患豈下於檜邪嗚呼有天下者尚亦辨之於早察之於微毋使其得志以貽禍於生靈哉

以何鑄為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畧曰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伏望早降誓詔庶使敝邑亦有憑焉

靖康之禍類晉永嘉元帝高宗不能恢復舊業均也而高宗之材視元帝尤劣焉何以知之永嘉之末梁益入于李特閔陝陷于劉耀幽并兗豫之地則聰勒分據之其土地甲兵甚非宋比然元帝以區區江左力抗強胡未曾稱臣割地以臣于虜而虜亦終不能渡江以為晉患蓋有以待之矣建炎之初閔中未陷全蜀無虞河



北所失者四州河東所失者六郡其國勢遠過東晉矣然高宗遂  
巡退縮不能守淮又不能守江遂使我馬蹂躪吳粵之域而不忌  
終乃稱臣納貢以求苟安視晉有愧矣所以然者抑豈無其故哉  
元帝得一王導推心而委任之小人不得而間焉導之智畧雖不  
足以復中原然守江左以抗虜則有餘矣高宗諸相非無導比然  
季綱甫相而汪黃沮之張浚甫相而朱勝非排之趙鼎甫相而秦  
檜擠之雖有遠猷弘畧又何暇施用哉國勢陵夷無怪其然也嗚  
呼勾踐任范蠡而不疑故能報吳昭王任樂毅而不疑故能報齊  
有天下者亦惟專任賢相而已矣

金使劉筈來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賈生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夷狄者天下之足也首足倒懸猶為  
國有人乎予觀魏晉以降變故多矣然以中國而受封夷狄則未

之有也自石敬瑭以臣叛君假助契丹始受其封冊北面而臣之  
然敬瑭出自沙陀與契丹無大相遠不足責也堂堂大宋受命于  
天神明之胄中華之統衣冠文物之主也今也金虜方強南風不  
競為宋計者脩德以自強可也聲罪以致討可也養銳以俟時可  
也顧乃違忠言用邪說受其封冊屈膝頓首北面而聽命焉其可  
羞甚矣夫賜以圭袞則章服自夷狄出矣賜以冊命則詔令自夷  
狄出矣宰執皆其陪臣郡縣皆其境士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江表  
真可謂無人矣自茲以降昏君庸相以為當然以至于元遂滅宋  
而入主中國神州赤縣淪于腥膻冠纓紱統變為辮髮而男女婚  
姻皆襲冒頓老上之俗天常人理於是泯矣嗚呼哀哉

行人王倫為金所殺

王倫附會秦檜首建和議使宋怠於復讎甘心臣虜其罪大矣然



其不受偽官從容就死則有可取者當金狄橫驚中原士大夫鮮能全節文學如宇文虛中既受其官慷慨如張孝純亦為之用以倫之才而臣事之高位厚祿豈在虛中孝純後哉而倫也恐辱其先執節不屈命之以官而不受脅之以死而不變將死之際南向慟哭陳其先世之忠與不敢愛死之意然後就縊焉其志節亦可尚矣豫讓反君事雖而能效節於智伯君子猶予之况於倫乎河間地震雨雹三日天固鑒其忠矣

### 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之死史氏所載互有異同金史則曰虛中恃才輕肆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金人積不能平誣以反謀殺之宋史則曰虛中謀因金主祭天劫以南歸先以蠟書夾告秦檜拒不納已而事覺與其子師慶等皆死繇金史觀之虛中恃才而致戮也繇宋

史觀之是虛中以忠而受禍也蓋當時南北分裂金史得於所見而不能無所諱宋史得於所傳而亦未究其心也虛中之死要不得與死節者比夫童貫奸閹之雄有志節者肯為之用哉而虛中為之參謀不耻焉是昧其所依矣江革為魏所獲魏人命之作敵器銘筆誓不執筆虛中雖有才藝然將命出使讎虜豈可自銜以求售哉而虛中受其官爵典其制命是背君而為虜用矣至其晚節完顏亶暴矣于上群酋積怨于下乃謀劫亶南歸以免禍不知適以速其禍耳雖家無焦類似若可憫然考其始終亦其自取也虛中與洪皓張邵朱弁俱奉使如金使其如皓等執節不屈未必遽死雖或見殺宗族在南豈至誅夷哉受虜之官食虜之祿聚其族而居焉一旦禍作血嗣殄絕是可為人臣之求鑒矣

### 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遼主夷烈可謂知義矣女真臣屬于遼二百餘年世供職貢一旦稱兵構亂俘遼之君取遼之國毀遼之宗社辱遼之妃嬪遼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者也顧以竄伏西域地狹兵弱不克逞志今也敵人遣使來覘虛實抗禮不遜蓋怙金之強而蔑遼之弱也夷列乃能震怒斬之不少顧忌是雖未能剗完顏亶之腹鞭阿骨打吳乞買之屍亦足少紓祖宗之憤矣可不謂義乎徽欽之禍無異於遼高宗渡江而南土地之廣師旅之強謀臣猛將之多非西遼比果然奮其武怒則犁庭掃穴夫豈難致哉顧乃奄奄不振奉表稱臣割地納幣一惟讎敵之命是聽張通古王全來廷禮節倨傲面肆詆毀曾不敢較焉其有愧于夷烈多矣且高宗所以含垢納侮者惧女真之加兵也抑豈知遼殺金使之後彼曷嘗敢弯弓西向以報怨耶嗚呼堂堂大宋曾不如僻陋之西遼不亦可鄙之甚乎

###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予考完顏氏之始終乃知兇殘之報毫髮不爽天道好還良可畏也夫阿骨打吳乞買粘沒喝斜也謀良野之屬世居海瀕猶豺狼大豕然生而所知者搏裂吞噬淫汙承報之事耳觀其取宋囚執二帝逼辱后妃屠害生靈斬戮卿士其遷欽宗也都入焚香迎請而不遣其遷太子也百姓奔隨號咷而不顧當是時兵民死於鋒刃者不知幾千萬人也老弱死于溝壑者亦不知幾千萬人也王姬帝后公侯之妃戚畹之婦受其汙辱以為婢妾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自古兇殘不道莫甚於此矣曾幾何時兵乞買粘沒喝斜也謀良野之子孫盡殲于亳阿骨打之緒雖獲少延而汴都之破完顏氏無獲噍類亦足以報殺宋宗室之慘乎蔡州之破良宗雖免俘囚而其遺骸藏于大



野欲庫亦足以報二帝囚執之恨乎后妃北遷窘辱萬狀或以賜諸酋長而妾之亦足以報宋后悲歌勸酒之辱乎荆梁二王執于崔立而死于遠不臺亦足以報太子號哭求救之痛乎出爾反爾之報若合符契然語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世之窮兇先惡逞其禍心者尚亦深思而却慮哉

帝銳意恢復張浚乞降詔幸建康史浩以為不可王十朋劾浩懷奸悞國等罪遂罷

孝宗志圖恢復賢於高宗遠矣然終帝之世不能復中原之尺寸何哉任賢不專去邪不果故耳夫張浚劉珙虞允文陳俊卿所謂君子也帝知其賢而用之矣用之未久遽以物議而罷之君子安得行其志乎史浩尹穡湯思退王之望所謂小人也帝知其邪而黜之矣黜之未遠尋以人言而復之小人又安得不售其奸乎昔

齊桓公問郭父老曰郭何以亡對曰其君好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此所以亡也孝宗任賢不專去邪不果是亦郭公之流耳惡是有為哉嗟夫駕餘艘以濟險中流舍之而棄餘艘必不能濟千仞之淵矣策驂駟以陟遠中道棄之而驟蹇馬必不能陟千里之途矣用人以經國亦猶是也孝宗有恢復之志而不能成恢復之功得不以此歟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也浚之忠勤世鮮與比其志倦倦焉歸二帝復三京予遺黎雪讎耻而已使遇漢光武唐太宗而為之馳驅其功烈所就豈淺淺哉惜夫前遇高宗後遇孝宗迄不得施抱憤以發可憐也已方浚之初相也經理陝蜀國勢稍張矣以涇原之敗而浚及浚之再相也兀木退師劉琨敗岷矣又以鄜瓊之叛而貶



迨孝宗起而用之也淮東者將日以捷聞矣又以符離之潰而貶  
天勝負其家之常料敵制勝誰能萬全無失也一戰不捷一策不  
效而遽黜之使浚雖欲成功其可得哉高孝待浚如此至於黃潛  
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之徒則去而復留斥而復用也嗚呼天不  
欲宋中興乎是何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幸也

陳俊卿以用人為己任虞允文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  
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多知名士

宰相無職用人其職也擇天下之材理天下之事則相職舉矣李  
吉甫之相也得韋澳所疏四十餘人悉用之王淮之相也得楊萬  
里所疏六十餘人悉薦之言甫與淮未足為相也然不疑澳與萬  
里之私薦用其所疏則可謂克舉相職矣夫天下之賢才無窮一  
人之知識有限古之賢相不憚咨訪之察佐焉訪之賓友焉訪

之疏遠之賢焉籍其姓名等其才行惟恐一賢之或遺也庶官有  
缺則取諸所籍隨材用之溫良者以之牧民剛明者以之典獄通  
敏者以之理財果毅者以之典兵天下但見官得其人人稱其職  
而不知宰相咨訪所致也俊卿允文之材館錄可以為相天下者  
之法矣使凡為相者皆若人天下惡有不治哉世之為相者既不  
能知人又不能信人有幸其所知者輒疑而不用而其所用者非  
其姻婭則其故舊非權門之私囑則其子弟所親暱者耳察其用  
心蓋吉甫與淮之所不為也顧且咕咕焉以房杜富韓自擬亦何  
不知量哉

金主命壅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

宋都河南遠都廣寧而其先世陵寢在焉完顏攻金而戮之又代  
宋而取之而河南廣寧皆在其域中矣海陵肆害大殺宋遼宗室



於是趙氏耶律氏等死者百三十餘人各為叢塚而瘞之世宗  
始命塋宋之宗室于河南樵陵塋遼之宗室于廣寧舊陵使羈魂  
得翔于故域遺骸得歸于首丘可謂仁及朽骨澤漏泉壤矣世之  
嗜殺者取人頭顱築為京觀以彰武功其不仁甚矣嗚呼孰謂世  
宗夷狄之君乃能行文王之事哉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  
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淮  
由是怨熹欲沮之

為相之道至公無我而已賢者幸而用之我無所德不肖者黜而  
罰之我何敢私夫然後足以佐天子之賞罰王淮為相一何偏比  
忌刻之甚哉夫熹淮所薦也仲友淮之姻家也仲友有罪為民所  
訟熹不敢顧私恩而廢公法乃所以為賢也為淮者可以自賀矣

顧乃怨之嫉之起為學之禁以沮之是果何心哉淮之意豈不曰  
熹擬舉浙東我所薦也不知感恩圖報則已而劾我姻家是背本  
也嗚呼淮可謂不思矣趙宣子舉韓厥而厥戮其僕宣子不以為  
許也姚崇薦魏知古而知古劾其子崇亦不以為怨也如淮者知  
庇其姻家而已耳豈暇念古人所為哉

### 金主雍卒

魏孝文金世宗皆北方之賢君也考其為治之迹蓋漢文帝宋仁  
宗之流景帝真宗殆有愧焉孝文尊漢法交胡俗愛民好士制禮  
崇文其材畧優於世宗矣然務勤遠畧師旅數與其寬仁不及也  
世宗恭儉寬洪好賢納諫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其實  
仁優於孝文矣然吉凶儀制仍循舊俗其材畧不及也豈孝友有  
明哲之資世宗有弘裕之度使其生於華夏之族輔以忠良之佐



其功業之就豈止如是而已哉議者不可以其夷狄之君而少之也

陳亮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覿不悅

陳亮才氣英邁議論高奇其學未就於道也然其志節凝潔求諸叔世蓋千百之十一耳自道學不明士風日陋功利之心勝道義之念薄掃門求通惟恐其不我顧也守闕請見惟恐其不我納也隸僕呵叱不之耻士君子笑罵不之恤志於苟得而已矣亮江南布衣年垂五十栖之逆旅中曾覿以潛龍之舊勢焰赫然狂駕而顧之使鄙夫得此必將倒屣而迎望塵而拜避席而後對鞠躬而後言其敢以愆於禮耶而亮視之如廁中之鼠糞中之蠅蛆豈踰垣而避之惟恐其汚我是何志節之卓哉今去亮三百餘年考其事而想見其為人猶如宿蒼寒不可狎玩尚足以廉貪而立懦也嗚呼世之士大夫志在一資半級匍匐於闕豎之門低徊於嬖倖之第者聞亮之風亦可以少省哉

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夫豈人人而誨之哉亦惟躬行於上以為民表耳故龍樓問寢以致定省之誠鳳輦從游以侍燕遊之樂先意承顏繼志述事以此帥民猶有悖德者况以不孝令乎若光宗者真所謂以不孝令天下矣當是時壽皇寢疾久矣群臣請朝重華宮不從請問疾亦不從方且與皇后同幸玉津園想夫絲竹迭奏足以悅其耳花鳥交飛足以娛其目水陸雜陳足以適其口而壽皇疾勢之增損不暇顧也寢殿之淒涼不暇恤也乘籩之進與否又不暇問也少有人心者豈忍為此乎夫里巷庸人不知學問



然父母有疾亦必迎醫市藥不暇燕遊貴為天子乃於父疾弥留之際而肆情遊觀之娛是帥天下為無父之國耳四方聞之何所取法哉抑光宗之事與唐肅宗正相類耳肅宗制於張后故明皇有疾不敢往光宗制於李后壽皇有疾不能往嗚呼以天子而制於一悍婦不得盡孝於其親果何以令天下哉

前秘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士之所以為士者以其知耻而畏義耳不知耻不畏義不可以為人况可謂之士哉寧宗之時所謂士者一何無耻之甚邪自程子倡道伊洛朱子闡而大之從之遊者又有蔡元定上下其議論以格物致知為先以誠意正心為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用考其所學粹如也流俗醜正吠聲信信相與指為偽學何澹京鏗劉德秀倡之胡紘姚愈沈繼祖和之於是葉翥請毀語錄王沈請雜偽

黨余嘉請斬熹以絕偽學高文虎草詔以播告天下此數人者不過欲阿時宰以速富貴耳豈復顧名義而知人間有羞耻事哉喜已奉祠既鑄其秩元定未仕遂竄荒遐之域而澹等繇此貴顯矣抑豈知一時之聲利易熄而千古之是非不泯今去寧宗之世三百餘年聞有稱晦庵西山之號者若瞻景星而仰慶雲吳不改容而易聽聞有舉德秀之名者若觀糞上之英園中之蛆莫不掩耳而惡聞嗚呼世之為士者柰何欲徼一時之淳榮而取千載之唾罵哉

前秘閣脩撰朱熹卒

三代而降真儒不作久矣英石詎碎未嘗不嚮儒而所得者非真儒也貢薛以明經登相位不迴章句之儒矣燕許以文章居相位不過詞章之儒耳宜其功業無聞焉至于有矣韓范富歐皆以儒



進其相業有可觀者然學未聞道故其所建立終不足也迨三五  
之隆及周子挺生程張朱子繼之此數君子者乃所謂真儒也觀  
其所學明性命之大原而不為之高遠論經濟之大法而不蔽於  
淺近使時君置諸相位而推心所用焉必將以堯舜之道致其君  
必將以商周之法治其民禮樂田疇必倣效先王之遺意而不為  
熙豐之紛更也典章品式必斟酌先王之成法而不為漢唐之卑  
近也變末世之陋追唐虞三代之隆猶反掌耳奈何宋之諸君寶  
燕石而棄蒲穀之質好秦箏而厭韶護之音遂使命世大儒或淹  
于外服或屈于下寮經筵之擢未幾而蘇軾斥之為奸浙東之命  
方下而王淮詆之為偽使斯民不親大卜之行不被至治之澤是  
豈獨諸儒之不幸哉天下後世之不幸也

椒丘文集卷之六

椒丘文集卷之七

史論

宋

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  
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國政夫有道之世君明臣良政恬  
俗康苟有缺政則卿大夫言之矣廢人何自而議哉世之無道也  
紀綱陵夷用舍顛倒庸者不能言儒者不敢言懷奸者又不肯言  
於是布衣之士不勝忿懣乃叩帝閣而言之故武三思潛通宮掖  
舉朝不言而韋月將言之苗潛善奸邪悞國舉朝不言而歐陽澈  
言之韓侂胄竄逐忠賢崇植私黨舉朝不言而呂祖泰言之三子  
者世之介士也而祖泰之言詞氣憤激尤足以動人為其君者盍



思之朝有缺政卿大夫無言者而庶人言之斯果何時乎又蓋思之彼布衣也朝不坐燕不與昧死獻言非為私也召見而慰諭之用其言而顧其身則中宗豈有幸后之禍高宗豈有航海之危寧宗又安周玉津園之殛以啓彌遠之專哉顧乃保養奸回憎嫉忠直月將與激不免於死祖泰遠寬窮荒彼固安其危而利其災也嗚呼不仁之君惡可與言哉

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

甚矣章宗付托非人永濟殘忍無義也章宗無子兄弟甚多所以承大統而篡宸極者蓋不在永濟而章宗念宮人將有就館者萬一生男使兄弟立不能保全而永濟柔弱無識庶幾得為儲貳故越次立之此章宗為己之私課也豈知永濟能負之哉然永濟亦可謂不義之甚矣夫永濟負黼袞而服龍衮誰之力耶遺詔丁寧



